

印顺法师佛学著作全集

华 雨 香 云

目 录

.....	1
一 一生难忘是因缘	1
二 出家难	3
三 普陀·厦门·武昌	7
四 谁使我离开了普陀	9
五 最难得的八年	15
六 业缘未了死何难	17
七 我回到了江南	22
八 厦门·香港·台湾	25
九 墓库运还是法运亨通	28
一〇 香港与我无缘	34
一一 漫天风雨三部曲	36
一二 《佛法概论》	47
一三 余波荡漾何时了	51
一四 我真的病了	54
一五 我离开了善导寺	56
一六 有关建筑的因缘	62

一七	好事不如无	65
一八	实现了多年来的愿望	68
一九	内修与外弘	72
二〇	游化菲律宾与星马	76
二一	有缘的善女人	80
二二	学友星散	83
二三	写作与出版的回忆	87
二四	传戒因缘	93
二五	我缺少些什么	96
二六	最后的篇章	101
		103
一	《华严经》.....	103
二	不思議解脱・入法界・普贤行愿.....	104
三	青年佛教.....	107
四	青年佛教的出现与南行.....	108
五	文殊・普贤・释迦.....	110
六	善知识・菩提心.....	112
七	百一十善知识.....	113
八	住・普・幻・庄严.....	115
		119
一	与佛有缘.....	119
二	陀螺与陀罗尼.....	119
三	香板.....	120

四	缓与急	121
五	道无不在	121
六	龙蛇混杂	122
七	燃顶	122
八	人之自觉	123
九	玄睿与珍海	124
一〇	禅宗第七祖	125
一一	耶稣到西藏	125
一二	佛灭无大师	126
一三	皆大欢喜	127
一四	道教反佛之伎俩	127
一五	度牒与戒牒	128
一六	僧肇与《宝藏论》	128
一七	僧尼与帝王	129
一八	神尼	129
一九	为支那堪布翻案	130
二〇	三变	131
二一	《般若经》最大	131
二二	教主	131
二三	《十八空论》	132
二四	姓名之道俗辨	132
二五	昙影与昙晷	133
二六	布袋和尚	134

二七	大黑天	134
二八	一阴一阳之谓道	134
二九	中国佛教与边地民族	135
三〇	老子生而发白	136
三一	将心来与汝安	136
三二	北土重禅	137
三三	求生东方	137
三四	女王与《大云经》	137
三五	《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	138
三六	禅门之风格	138
三七	土地菩萨	139
三八	佛教之年节	139
三九	读《新原人论》	140
		141
		143
		144
		149
		156
	鬘	157
		161
		166
		168

.....	169
.....	170
.....	172
.....	174
.....	175
.....	176
.....	178
.....	180
.....	182
.....	186
.....	197
.....	204
一 大师在佛法中之意趣.....	204
二 为什么“非佛书研究之学者”.....	207
三 为什么“不专承一宗”.....	209
四 为什么不想“即时成佛”.....	213
五 “学菩萨发心修行”之真意.....	219
.....	224
.....	230
.....	235
.....	238
.....	240

.....	242
.....	243
.....	244
.....	246
.....	248
.....	250
.....	251
.....	256
.....	257
.....	258

一 平凡的一生

一 一生难忘是因缘

我今年六十六岁，出家也已经四十二年了。在这不太短的岁月中，总该有些值得回忆的吧！平凡的自己，过着平淡的生活。回忆起来，如白云消失在遥远的虚空一般，有什么值得回忆的呢！我的一生，无关于国家大事，也不曾因我而使佛教兴衰。我不能救人，也不能杀人。平凡的一生，没有多采多姿的生活，也没有可歌可泣的事迹。平凡的一生，平淡到等于一片空白，有什么可说可写的呢！

静静地回忆自己，观察自己——这是四十八岁以后的事了。自己如水面的一片落叶，向前流去，流去。忽而停滞，又忽而团团转。有时激起了浪花，为浪花所掩盖，而又平静了，还是那样地流去。为什么会这样？不但落叶不明白，落叶那样的自己也不太明白。只觉得——有些是当时发觉，有些是事后发现，自己的一切，都在无限复杂的因缘中推移。因缘，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不可思议！有些特殊因缘，一直到现在，还只能说因缘不可

思议。

人生，只是因缘——前后延续，自他关涉中的个性生活的表现，因缘决定了一切。因缘有被动性、主动性。被动性的是机缘，是巧合，是难可思议的奇迹。主动性的是把握，是促发，是开创。在对人对事的关系中，我是顺应因缘的，等因缘来凑泊，顺因缘而流变。如以儒者的观点来说，近于“居易而待时”的态度。但过分的顺应，有时也会为自己带来了困扰。在我一生中，似乎主动的想这想那，是没有一样成功的。就如台北的慧日讲堂，建成了也只增添些不必要的干扰。我这样的顺应因缘，也许是弱者的处世态度，也许是个性的适合，也应该是夙生因缘，引上了出家学佛之路（学佛是不一定要出家的，出家要个性适合于那样的生活方式才得）。从一生的延续来看自己，来看因缘的错杂，一切是非、得失、恩怨，都失去了光彩而归于平淡。

我是眼高手低的，所以不自觉地舍短用长。十三四岁开始，就倾向于丹经、术数、道书、新旧约，而到达佛法。对佛法的真义来说，我不是顺应的，是自发地去寻求，去了解，去发见，去贯通，化为自己不可分的一部分。我在这方面的主动性，也许比那些权力煊赫者的努力并不逊色。但我这里，没有权力的争夺，没有贪染，也没有嗔恨，而有的只是法喜无量。随自己夙缘所可能的，尽着所能尽的努力。

“一生难忘是因缘”，我不妨片段地写出些还留存在回忆中的因缘。因缘虽早已过去，如空中鸟迹，而在世俗谛中，到底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不可思议！

二 出家难

一九二五年(二十岁),我读到《庄子》的冯梦祯序文:“然则庄文郭注,其佛法之先驱耶”,而引起了探索佛法的兴趣。对于佛法,我没有师友的引导,只是自己在暗中摸索。

一九二八年清明后八日,慈母不幸在不到四天的卒病中去世,引起我内心极大的震动,不知所措的悲伤。九月(附注:本文的年月,都是农历)里,住在同一祖宅的叔祖父死了。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七日,父亲又在病了两个多月,终日安详的睡眠中去世(极可能是肺癌)。一年多来,一直在求医求药,办理丧事,似乎人生只是为此而忙碌。内心的沉闷抑郁,在近年来佛法的熏习下,引发我出家的决心。

“出家难”,对我来说,不是难在出家的清苦生活,而是难在到哪里去出家。我一直生活在五十几华里的小天地里,在这一区域内,没有庄严的寺院,没有著名的法师。有的是香火道场,有的是经忏应赴。我从经论得来的有限知识,不相信佛法就是这样的,我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出家。而且,离家过近,也会受到家族的干扰。我在书本上,知道些名山古刹的名字,但并不知道小天地外的佛教情况。我是内向的人,不会找机会,主动地与人谈话,扯关系,所以没有熟人,是不敢冒昧外出的。在我的想像中,一个外来的年轻人,没有介绍,有谁会留他出家呢!如何实现我的出家目的,实在是太难了!

因缘终于来了!一九三〇年(二十五岁)五月,报上刊出大

幅广告——“北平菩提学院招生”。主办者大愚法师；筹备处是“北平东四马大人胡同齐宅”；秋季开学，远道的可以通信考试；资格是男性；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僧俗兼收。这一消息，如昏夜明灯，照亮了我要走的前途。我想，在三年修学中，总会熟识几位出家同学，介绍到那里去出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就这样满有自信的，决定进行出家的计划。

试题是“佛法以离苦得乐为目的论”。得到的复信是：“考试及格，准予入学。”但又附带说：“开学时间，另行通知。”到了六月，我天天看报，天天等待开学的通知，而开学的消息却始终没有。我越等越不耐烦，越是急于修学佛法了。当时的天真想法，横竖要开学，迟几天也没关系，不如到北平再说。我就在闰六月二十九日的早上，踏上了离家（浙江省海宁县）出家，充满光明远景，而其实完全不知前途如何的旅程。

到了上海，等轮船到天津，再搭火车到北平。那时，正是召开扩大会议，中央空炸怀仁堂的时节。我到“齐宅”去探问，回答是：“筹备还没有就绪。开学没有确定期间，远道的应等通知再来。”这一下，我可有点惶惑了。在卧佛寺（也许是卧龙寺）佛经流通处，选购了几册佛书。谈起菩提学院，这才知道学院是告吹了。一向被军政名流崇仰的大愚法师，在阎冯战争的逆转中，失去了信任与支持（大愚法师从此就无声无息地被人遗忘了）。这一次战争的胜负与我无关，而我寄于无限（出家的）希望的菩提学院却被弄得无影无踪。我该怎么办呢？办法是没有的，北平是那样的人地生疏，连一个熟人也没有。不曾出过远门的我，对于北平方言，听来异常别扭，连“前门外”都不能顺利地听懂。这

里是不能住下去的，回到南方再说。这样，又坐火车，搭轮船，回到了最近来过的上海。

上海是那样繁忙，那样尽情欢乐的都市。而我在上海的旅馆里，除了对经书出神而外，却没有事可做，没有地方可去，连说话的机会也没有。呆住了几天，想起宁波的天童寺，于是又搭轮船到了宁波。问起天童寺，才知道人力车是不能到达的。先要搭小船，还要步行两小时。天童寺交通不便，我的希望又动摇了，消失了。无事可做，无地可去，无话可说，又在旅馆里呆了几天。呆着不是办法，但没有一个熟人，没有勇气向人诉说要出家的我，有什么办法呢！忽然想起，南海普陀山离宁波不远，不如去普陀山礼佛敬香。这样，我又到了普陀山。

我住在普陀前山的锡麟堂。我以香客的身份，坐了兜子，前山后山的去逢佛敬香。普陀山寺庙多、和尚多、香客多，而我还是那样的孤独，心里一片茫然。第三天下午，我在客房前的廊下看书，一位青年香客，见我所看的是佛书，就自我介绍：南通白蒲人，姓王，他这次是来普陀山出家的。我听了，几乎失声地叫起来。我说：“同道，同道——王先生！我也是想要出家的呀！”——这是我离家以来，第一次向人吐露了内心的秘密。这样的志同道合，片刻间成为知己，成为茫茫人世的良伴，商量着到哪里去出家——找一个理想的地方。王君随身带来的，有一本《普陀山指南》。仔细检阅，从大寺到小庙，从小庙到茅蓬，发见在“般若精舍”下，写着“藏书极富，主持者有道行”几个字。当下商量决定，第二天上午，专诚去般若精舍拜访。

般若精舍是属于普慧庵的一个茅蓬。我们到了目的地，见

房屋不大，双门紧闭。好久，才有一位（只有这一位）严肃而安详的老和尚出来开门。听说我们想研究佛法，就为我们略说佛法大意。我们说：锡麟堂香客往来太多，我们想找一处僻静的所在，安住几个月，对佛法作初步的参研。他向西南角一指说：“有，离这里不过一里路，有个俗名天后宫的福泉庵。当家是福建人，香客也都是福建人，一年不过三四次，平时非常的安静。我也不用介绍，你们说般若精舍老法师指导来的就得了。”我们向他谢别，就向福泉庵来。出来招呼我们的，是一位叫宗湛的知客师。我们说明来意，他就去征求当家的意思。当家的来了，是一位白发白须的老和尚。当家的只是点点头，说了两三句我不能完全明白的话（原来是带有闽南语韵味的宁波话），大意是好的，好的。这样，我们下午就移到福泉庵来。我与王君同住（楼上）一室，在宗湛的隔壁。

第二天傍晚，王君——其实是姜君——的哥哥，追踪而来。说好说歹，姜君跟他的哥哥回家去了，又只剩了我一个人。我与宗湛还谈得来，见我认真地在阅读经论，就为我介绍。十月十一日，我就在福泉庵剃落出家，法名印顺，号盛正。那位白发白须的当家，就是我的恩师上清下念老和尚。般若精舍的那位老和尚，原来是太虚大师的戒兄，被虚大师称誉为“平生第一益友”的昱山上人。我的出家，曾经得到他的指示，所以出家后，顺从普陀山的习俗，礼昱公为义师父。

很多人问我：你怎么会跟一位（语言不通的）福建老和尚出家？我自己也说不出来。我想要出家，而会从福泉庵念公出家，这不但意想不到，梦也不会梦到的。然而，我真的从念公出家

了。回忆我离家出家的因缘，空登大幅广告的菩提学院，空跑普陀山一趟的南通姜君，姜君带来的那本《普陀山指南》，都是使我在福泉庵出家的主要因缘。因缘是那样的离奇，难以想像！无意中得到昱公的指导，我终于在普陀福泉庵，跟一位福建老和尚出家，又始终受到先师的慈荫，这不能不说是夙生的缘分。

三 普陀·厦门·武昌

一九三〇年(二十五岁)十月底，与师兄盛明到天童寺去受戒，戒和尚是上圆下瑛老和尚。名山的庄严气氛，留下了深刻的回忆。在普陀过了旧年，得到先师的同意与资助，我就于一九三一年(二十六岁)二月，到厦门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以下简称闽院)求法，插入甲班(第二学期)。暑期考试还没有终了，我就病倒了，精神一直不能恢复。八月初，代院长大醒法师要我去鼓山涌泉佛学院教课(实际是易地休养)。在鼓山，礼见了当代的名德——虚云与慈舟二老。我那时出家不久，对丛林规制、佛门惯例，什么都不懂。冒冒失失的样子，现在想起来，还有点觉得可笑。年底，我回到厦门过旧年。

一九三二年(二十七岁)上学期，大醒法师要我为甲班——我的同班同学讲课。我有经不起人说好话的习性(问题是自己不会应付，不会说话，没有那股断然拒绝的勇气)，竟然答应下来。我是作为与同学们共同研究的；好在一向与人无争，又没有老师气派，同学们也就将就些听了。暑假中，我不慎地说了几句话，大醒法师觉得我站在同学一边。我那时忽然警觉过来：我是

发心出家求法而来的，听不到四个月的课，就在这里当法师，真是不知惭愧！这里，不可能达成我的求法愿望，我应该自求充实。但我怎样离开闽院呢？在师长面前，我是拿不出不顾一切的勇气，于是想了一个办法：我写信给普陀山福泉庵，要他们这样的写封信来——你家里的人，来常住找你，吵吵闹闹，你赶快回来自己处理。我就凭这封信去告假，大醒法师临别赠诗：“南普陀归北普陀，留君不住但云何！去时先定来时约，莫使西风别恨多。”我就这样的走了。现在台湾的学长默如、戒德，那时也在闽院授课，也许还记得有这么一回事。

一九三二年(二十七岁)初秋，我就住到佛顶山慧济寺的阅藏楼看藏经。这个自修环境，虽然清苦些(就是找不到钱)，为我出家以来所怀念为最理想的。好处在常住上下，没有人尊敬你，也没有人轻视你，更不会来麻烦你。在这里足足地住了一年半，为了阅览三论宗的章疏，在一九三四年(二十九岁)正月，又到武昌佛学院(以下简称武院，那时名为世界佛学苑图书馆)。新年里，先与华清法师(谛闲老的法子)去雪窦寺，我第一次礼见了虚大师。然后经上海到南京，访晤在中国佛学会服务的灯霞同学，瞻仰了中山陵。我又去栖霞山，瞻礼三论宗的古道场。在南京上船去武昌，意外地遇到了敏智、肇启(?)二位，从天宁寺来，也是要去武院的。我在武院半年，三论宗的章疏读完了，天气太热，我就回到了佛顶山。

六七月间，虚大师附了常惺法师的来信，邀我再去厦门。那时，闽院已由常惺法师任院长，人事有了变动。在当时的青年学僧心目中，常惺法师是一位被崇仰的大德，我也就决定去一趟。

住了半年，在一九三五年（三十岁）正月，我就与常惺法师的法子（南亭法师法弟）苇中法师，同船回上海。我再住佛顶山的阅藏楼，直到一九三六年（三十一岁）底，才以不可思议的因缘而离开了普陀。

这里，我想叙述一则痛心的因缘。当我（一九三五年）要离开闽院时，一位苏北同学——圣华，搭衣持具来顶礼，说愿意亲近法师。我生于浙江，出家于浙江，所以不懂得这是什么意思。只告诉他：“我要回去看藏经，将来有缘共住吧！”圣华是文质彬彬谦和有礼的。后来，他也要来看藏经，我告诉他阅藏楼的一切实际情形，并且说慧济寺是子孙丛林，我虽是亲房，也等于客住。但他误会了，来了。在他长养于苏北寺院的传统意识里，以为我久住佛顶山，将来会在佛顶山做方丈的。他来亲近我，就有受记做方丈的希望。我发见了他的错觉，一再地谈些佛顶山的历史，佛顶山的家风，但他着了迷一样的，怎么也不肯相信。一九三六年冬天，我离开了普陀，圣华似乎失去了世间的一切，不久就变得神经错乱。圣华的本性，温和纯良，洁身自好，虽然能力薄弱些，但可以做一个好和尚。在苏北佛教的环境中，如出家而不能受记、当家、做方丈，那是被轻视的，可耻的，简直有见不得爹娘、见不得师长的苦衷。圣华就是被这种传统所害苦了的！圣华的不幸，使我对于今日佛教的一角，有了新的认识，新的叹息！

四 谁使我离开了普陀

为游览而出去游览，我平生只有过一次。只此一次，恰好免

除了抗日期间陷身敌伪下的苦境，可说是不自觉地预先在安排避难。经过曲折而希奇，因缘是不可思议的！

一九三六年(三十一岁)秋天，我在普陀佛顶山，完成了全藏的阅读，心情顿觉轻松。偶而去客堂(颂莱同学在客堂任知客)，才听说九月里，蒋委员长(即总统蒋公)五秩大寿。经国先生令堂毛太夫人，在天台山国清寺为委员长祝寿。在山上普设千僧大斋，通告各方：结缘是每人海青料一段，银圆一元。这个消息，忽然引起我的动念：天台山国清寺，是智者大师——天台宗的根本道场，我从来不曾去过。名山胜地，何不趁此斋会，顺便去瞻仰一下！一举两得，越想越好，九月中旬，我就背起衣单，过海赶千僧斋去了。

一到宁波，就去延庆寺，这是亦幻法师总持事务，与虚大师有关系的道场。几位熟识的道友，见我那个挂单模样，要去天台山赶斋，就劝我说：“这次千僧斋会，去的人实在太多了。这几天的国清寺，不但住众挤成一团，无单可安(没有睡觉的地方)，连饮水也有了问题。天台山是值得去的，但如不是为了一块钱、一块布，那大可不必赶着去受苦。过几天，斋会过了，我们介绍你去住几天，到处瞻礼，何等自在！”我是个一向懒于赶斋，生怕睡眠不好的人，听他们这么一说，也就暂时留下，等过了斋期(寿诞)再去。

在延庆寺住了两天，吃饭睡觉，实在乏味。想起了慈北白湖(鸣鹤场)金仙寺，是亦幻法师住持的地方。听说风景优美，芝峰法师及守志(即竺摩)、月熙等同学都住在那里，倒不如先去白湖走一趟，回来再上天台山不迟。决定了，就到金仙寺来。这里倒